

675.04
764.1

來瞿唐先生年譜

函 1 冊 書 號 482410

來瞿塘先生年譜

光緒辛巳夏重

刊於桂香書院

來瞿唐先生者古大儒也於梁為
鄉先生梁之人無不知有先生者
及問曰先生何如或知焉不能言
即言焉不能詳余竊惑之夫邑有
大儒坐令其一嘖一笑一言一動
不彰於後有司之過也邑有大儒
不以其一嘖一笑一言一動於邑
序

人而別求所以教之之方有司之
愚也先生年譜一編載在邑志余
退食暇披閱再三慨然想見其為
人辛卯春又得先生裔孫家藏鈔
本視邑志較詳爰與友人曾越山
沈雲谷叅校異同証以行狀問附
集中詩文語錄梓而布之邑人使

手是編者遇諸目存諸心凡先生
嘖笑言動藉藉邑人之口於以振
興頽風維持名教其即匹夫化鄉
里之意歟先生不云乎與吾鄉之
人共為君子以成美俗後之覽者
必將有感於斯言至日錄全集鈔
本散失過半且多差訛俟購有善

本續刻以廣其教云

道光十一年三月望日端州後學

區拔茲谷樵氏識於梁山官署



瞿唐先生平生崖畧載在明史自
我朝

高宗純皇帝三十七年萬幾有暇

詔求遺書蜀中大吏以先生所著易

經集註進呈

乙覽採擇之餘

命藏四庫全書館於是印行益廣原板

漸就模糊

符子田

永邑侯捐廉

重刊百餘年來鄰省翻刻愈多固
已風行海內矣至先生年譜為
及門諸子所編向無刻本邑侯慮
日久散佚因全附入邑誌究非誌
例也洎區谷樵熙明府以粵東
名進士權攝邑篆公餘留心文獻
訪得來氏家藏及門鈔本斟酌繁
簡出鶴俸以供梨棗此年譜專刻

所由昉也無何明府交卸攜專刻
譜板偕行而吾邑誌卷帙繁富學
者固購之維艱閱者亦讀之難竟
不無遺憾焉幸故友張月來洪
才疇昔與玖所捐先生祭田項鈞
下稍有盈餘爰照區板不敢增減
一字專刊斯編工既竣會集張君
喆嗣吉門清世講暨諸同人參校

魚魯竊見譜未附載崇禎時 劉

巡按之奏請從祀易名疏稿已命

下禮臣議覆允行因鼎革未及飭

遵至道光間 王寶珊篤督學會

同 川督復請將

高宗御案採擇來註各條及明史所載

先生崖畧均未聲明以致部駁此

後山左太史 馬實夫秀觀察顓

請 徐制軍澤具題值制軍瓜代

去光緒辛巳 同邑李堯咨秉副車

稟懇 陳伯雙懋督學再申前奏

又值督學丁艱奔前後兩次均未

遑 入告說者謂天雖偶遲其報

享天豈終吝其蒸嘗夫有剝必復

者天道之循環由因而亨者易理

之消長方今

聖天子稽古右文崇儒重道遠邁前明賢
有司表彰潛德闡發幽光豈輸先
哲倘因斯譜上達

宸聰比照近年陝西吳學政大奏准從

祀盤屋李二曲中徵君新案分俎

豆之馨香錫華袞之美謚安知非

彼蒼者留以待

聖主賢臣煉媧皇石以補此缺陷歟則

謂此譜之重刻為指日從祀易名
之預兆先聲可即謂當年

館庫之收藏為已升堂入室亦可至

先生之學問人品明史暨當日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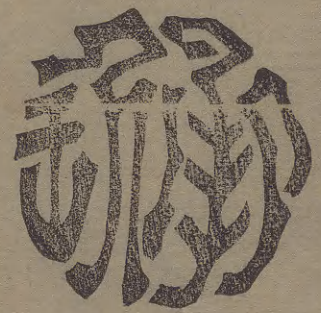
卿之月旦具在豈待晚近後生捧

坏土以益泰山挹細流以增河海

耶茲惟識重刻專本所緣起云

光緒七年季夏月邑後學李承玖

言年詩
識於桂香書院



來瞿唐先生年譜原序

明進
涂有祐

予髮未燥卽習見吾梁有瞿唐先生蓋隱君子也先生以禮經魁蜀凡三上公車不第因親老遂焚引侍養隱居著書自擬願學孔子著有易註目錄內外諸篇書行於世見者珍之如天球大貝予又何能復贊一辭然予母卽先生堂孫媛予亦忝會孫輩予於舞象時先生常撫予頂曰讀書讀書若甚器予者及稍長因得覩先生家藏若解若不解無頃不置几案間不意兵燹後甚於秦坑一切圖書版籍盡屬灰燼並先生之子若孫半化異物可爲浩嘆予避難徙居異鄉倏忽二十餘年及還里徧訪先生遺稿筆塚墨莊

猶有存者空谷足音蹙然以喜適一日先生曾孫象坤者持年譜一冊若惜其殘而猶幸其不墜者以示予予曰年譜也歟哉此火後琮璜霜餘松檜先生生平著述大概具是矣他如易註日錄諸篇海內名公競授梓以廣其傳又何難一再覲也予今讀其書猶想見其人窺一斑以自淑固上願也託姓名於簡端猶其次焉者矣

附
明史知德字矣鮮幼有至行有司舉爲孝童嘉靖三十一年舉

于鄉二親相繼歿廬墓六年不飲酒茹葷服除傷不及祿養終身麻衣蔬食誓不見有司其學以致知爲本盡倫爲要所著有省覺錄省事錄理學辨疑心學晦明解諸書而周易集註一編用功尤篤自言學莫遠于易初結廬釜山學之六年無所得後遠客求溪山中覃思者數年始悟易象又數年始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之意又數年始悟卦變之非益二十九年而後書成萬歷三十年總督王象乾巡撫郭子章合詞論薦特授翰林待詔知德力辭詔以所授官致仕有司月給米三石終其身

太史來瞿唐先生年譜

門人

古之賢

李

綸

李

枚

綱全編



邑後學李承玠校刊

邑後學

張清皆
錢永觀

參校

先生諱知德字矣鮮號瞿唐原籍越之蕭山後徙家楚之麻城元
末始祖泰入蜀卜居梁山故世為梁人泰生均受均受生晁富
晁富生志清俱潛隱未仕志清生昭始起家為宜良令以清白
致仕昭生尙廉好施予尙廉生朝嘗拾金還主即先生父也母
丁孺人娠時夢藍衣人駕鶴從空至簷際鶴欲鳴其人撫其頂

日不不不

後先生因號不不子

附註先生父拾南昌王孟六遺金二百憐其投江慟哭送學還客分其半辭不受客禱祠曰願來氏世世子孫生英賢也

嘉靖四年乙酉十月初五日亥時生於縣西沙河舖釜山下

嘉靖五年丙戌至十年辛卯此先生孩赤時無述

嘉靖十一年壬辰先生八歲知讀書

嘉靖十二年癸巳先生九歲能作長短句

嘉靖十三年甲午先生十歲伯兄知行令題池水中有句云蒼生

領望通舟楫鄰家暫借養魚龍又題白扇云一片白一片白片

片白白皎如月誰當我出來掃除天下熱自十歲起得顛疾夢

上天

邑志先生行狀作夢上天日月雲霞俱在下

嘉靖十四年乙未先生十一歲疾未愈

嘉靖十五年丙申先生十二歲

嘉靖十六年丁酉先生十三歲

嘉靖十七年戊戌先生十四歲疾未愈常夢獨立巫峯上故先生

別號十二峯道人

邑令艾公延先生偕子切摩嘉之曰爾

一作爾

嘉靖十八年己亥先生十五歲

嘉靖十九年庚子先生十六歲遊泮督學毛批是卷心思精透口

聲不凡當不止於科目是年疾愈

嘉靖二十年辛丑先生十七歲初治詩是年改禮記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先生十八歲督學周考居第二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先生十九歲赴鄉試有疾未入場歸十月冠

娶倪孺人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先生二十歲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先生二十一歲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先生二十二歲疾未入場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先生二十三歲長子時敏生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先生二十四歲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先生二十五歲疾未入場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先生二十六歲督學陳考居第一陳公曰此

才川中少有須當讀書遂客石礮寺讀書

嘉靖三十年辛亥先生二十七歲讀書石礮寺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先生二十八歲以禮經中式第五名是年明

倫堂石砌生五色靈芝時本縣乏科百年縣令何公作興百金

辭不受自中式後不復夢立巫峯矣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先生二十九歲不第御史喻按巡云川中舉人

多求作興余主場考七十二人聯捷者八余不喜獨喜來子辭

作興蓋鳳毛麟角他日非名卿則名賢也乃移檄云來某辭作

興於縣令播芳譽於諸司卽今日之始進而他年之服官可知
聖賢地位亦從此做去此榜不得人也哉表其門曰清節可風
督學會移檄云來某文登高第志勵清修委堪人師仰縣將本
道考取入學生員古之賢戴誥等三十八人送至門下俾其朝
夕與遊庶耳濡目染自成君子乃改宏山寺爲宏山書院令先
生教授其中

行狀作宏
仁書院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先生三十歲讀書虎城寺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先生三十一歲入京會試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先生三十二歲不第還至巫峽作春風辭諸

生
篇族子來時良窘甚先生收養娶妻置田產始遣歸次子時升

附
春風辭

春風起兮花殘我有美人兮江之干三年不見兮路漫漫遠莫
致兮贈木難歲崢嶸而將暮心惆悵而轉寒攬宿莽兮搴幽蘭
指九天兮我心丹願及榮華之未落兮驂玉鸞何時見我美人
兮使我終夜不寐起長嘆

其二

春風起兮花飛我有美人兮江之磯三年不見兮路嶮崎遠莫

致兮贈珠璣駐飛榭而漸遠望九關而多違飲墜露兮餐落菲
柳昏花暝兮我心悠願及年歲之未晏兮駕玉駢何時見我美
人兮使我終夜不寐轉歔歔

其三

春風起兮花落我有美人兮江之閣三年不見兮路沙漠遠莫
致兮贈金錯日窅窅而下山花飄飄而漸擗佩辛夷兮結杜若
不我洵知兮我心騰願隨風雲上征兮跨丹鶴何時見我美人
兮使我終夜不寐轉蕭索

先生日錄內集外集共二十卷所著詩文語錄甚夥不勝
附入茲因年譜所載擇其尤要者附錄於後使覽者得共

崖畧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先生三十三歲家居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先生三十四歲入京會試父臨行囑曰如不
第不必回可住京師爾有琴癖酒癖戒之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先生三十五歲不第客京師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先生三十六歲客京師

嘉靖四十年辛酉先生三十七歲客京師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先生三十八歲揭榜前一夕恍又夢立巫峯
嘆曰巫峯乃川中水口秀山故川多文人今又夢之乃文章秀

氣非富貴夢也次日果不第時家書至云父風疾發母目疾重
 遂題路引詩云莫遣紅塵客子知慙慙謝爾夜題詩兩行黑字
 催人老一幅烏絲覺我痴萬里鵬程何足論雙親鶴髮已多垂
 此中有路尋堯舜東海宣尼是引師因焚其引焚後數十會友
 至有泣下者曰本朝以科目為重若焚引別無路矣先生曰有聖
 賢一條路做聖賢不要命無論富貴貧賤皆可能之割斷了科目
 一條腸孔孟由我做去會友皆不然之次日將絹大書願學孔
 子四字縛於臂又題京師邸壁云昔年行路不知路今日登高
 始覺高知路知高天近午泗濱佇目駕飛舫遂飄然而歸道焚

引之故父曰爾若做孝子成聖賢不做官何害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先生三十九歲家居讀書題了心歌尾云泰

山巖巖海汪汪洙泗真源派許長蘭橈桂槳駕一航排開閭闔

登宮牆大叫尼父坐明堂鳴球佩玉共趨蹌回琴點瑟繞鏗鏘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先生四十歲家居讀書有司催上公車先生

乃書聯於堂曰綵服堂前幸喜雙親今八表紅塵路上不將一

日換三公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先生四十一歲家居讀書三年乃嘆曰此出

口入耳非學也置祭田數畝與族人輪流應祭長孫許生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先生四十二歲畫太極圖於室中味程子終日端坐李延平澄心默坐遂無天無地無人無我邑志無末二句

隆慶元年丁卯先生四十三歲家居靜坐玩太極圖或時看性理倦則鼓琴坐二年覺是禪學

隆慶二年戊辰先生四十四歲友人楊嘉製約遊吳附一商船商待之甚勤意欲九江說關也先生初不知比至九江南方言其故先生曰我生平不說事肯以一關故破余戒乎時主事袁三接先生賦廬山詩一章投之詩云澤畔煙花浪宕開五雲縹緲鎖雲臺峯連九子排竹笋水散三山接上台司馬未酌江海志

張騫去泛斗牛來棄繻也識非難事無奈篙師次第催袁公盡免其稅因入南京復遊泰山之北京遊西山還作遊吳稿諸篇隆慶三年己巳先生四十五歲柱史譚公啟訪先生先生家無備設菜二盤待之次日送至溪邊譚曰我見爾腹中一肚子鐵以菜款御史乃談笑自如爾願學孔子成矣先生曰獨不聞四時八節無錢使半夜三更有客來者乎一笑而別夏丁父憂廬墓次孫謁生

隆慶四年庚午先生四十六歲廬墓取族子貧而可教者來時允來鋋等至家教養二子皆入學爲之娶婦生子令歸本生父

隆慶五年辛未先生四十七歲廬墓丁母憂

隆慶六年壬申先生四十八歲廬墓

萬歷元年癸酉先生四十九歲廬墓次子時升並所養族子時允

俱入學

時允邑志
作時良誤

萬歷二年甲戌先生五十歲廬墓思父作秋風辭譜篇廬墓六年

不茹葷不御內不巾櫛琴瑟俱廢日悲號心志甚苦冬服闋登

太白山悟格物之物乃物欲之物一者無欲也格物則無欲矣

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所以行之者一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

也孔子三個一字通同皆祖述堯舜惟精惟一之一就豁然貫

通曉得作聖工夫有頭腦有次第作述悟賦改太白山為悟山

又作悟山稿縣令莊公扁其廬曰孝廉經世薦之兩院著理學

口錄太守郭公棊謂詩錄其文蔚然有陶韋之風流學錄其理

淵然得鄒魯之正脈扁其門曰東川高士收入本府人物志御

史孫公肯堂按梁對諸生曰不必尚論古人來某即是古人矣

名利關多識不透即卑官如巡檢驛丞亦割捨不得爾等莫將

焚引事看易了下檄云名儒來某揚馬之文曾閱之行始因親

疾而焚引一旦固人情之所難繼因親歿而廬墓六年豈士林

之易得且克養純粹不入城府雖古之郭有道今之陳白沙亦

不過是也表其門曰三川高士縣令催先生出謝先生書一絕
句答云十載方將一戒成滿園松菊屆時生而今若爲霜威破
草木焉知不笑人

附秋風辭

父存日病痺經秋風多呻吟感之哀而賦此

秋風號兮如裂布我父風痺難行步如何一往長不寤天寒日
短時將暮欲往從之天無路黃雲慘淡烏啼樹肝腸摧斷難瞻

顧

秋風號兮歲云徂我父風痺誰將扶生兒小時掌中珠及長齒
北走征途生有子知反哺我生糞土不如烏縱然有子依然

無

我生我生空朽腐今夕何夕納場圃日往月來箭到弩兒與父
兮成今古丈夫生不列鼎釜死後椒漿竟何補兒哭父兮哭聲
苦父不自知卧黃土

萬歷三年乙亥先生五十一歲欲遊五岳不果常往侍伯兄知行
將庄田一所讓兄爲衣服酒食具豎草堂名快活庵讀書於中
立四禁不枉見有司不入城府不釋麻衣不自奉殺牲又編齋
居日遇齋居卽閉門謝客作快活吟所飲酒名快活春題云不
願富貴金堆屋不願神仙騎黃鶴但願朝朝快活春醉後長歌

太平曲所卧榻各九喜榻作九喜榻記節推董公以先生由由

然與人偕春風藹然得聖人之和一介不與取得聖人之清表

其廬曰清和入聖

附九喜榻記一喜生中華二喜丁太平三喜為儒間道四喜父母兄弟俱壽考五喜婚嫁早

畢六喜無妄七喜壽已踰六十花甲之外八喜賦性簡淡寬綏

九喜無惡疾其數年來萬念已斷惟註易一念耳每入枕

酣寢自如此心廓然寂然如明鏡止水及爾覺寤無意必固我無

畔援歆羨其原有九喜焉因各其榻而記之此記當在六十後

來鉉入學

附客問
僕以先父病未疾母目疾侍養不仕友人致書多疑之

作此代答雖文其辭然確有是問非客難賓戲之假設也

瞿唐來子居于釜山書堂客有過而問之者曰某聞子久矣聞

子冠道德履仁義衣百家佩六藝知子已棲君子之林矣眾人

慕之某竊為子不取也吾聞鳥能鳴陽葵知傾日物且如此况

于人乎是以哲士乘時達人駭世方今皇猷丕赫王表輝昭羣

衿獻璋諸父園橋采蕙苴而兼蓄乎蕭艾選于將而不遺乎鉛

刀非愷悌而抱瑟豈濟渡而無舸苟可以存心于利物奚必于

執璧而垂貂子廼懸車城市擊壤蘅臯騰狗飛于鸞漢堯繼迹

于鷓蒿洵拘鱗而戢翼必滯意而屯膏杓雕龍而削草快茶薺
于緯絆吾將冀子兮參軌伊呂胡知今子兮駕言許巢來子曰
子以我爲隱乎夫隱者必有所爲今坐值明時以不見用爲耻
吾不爲也客曰人之酬世非處則出榮春者蘭華秋者菊我知
子之心矣方其采秀雲莊燔枯霧築刻羽引商吹金鼓玉高價
蛻巔必聲蟬谷狎花鳥傲墳索恁遠引于青岑非纓情于朱轂
豈知闇者斯章微之必著乃若巖廊訪仄荃宰羅竒旭日鬻夫
乾鵠條風轉于枯葭書將鶴載旌以鸞持束帛投團結軫填茨
慶吾道之大行感人世之我知子迺整筋揮翮仰首伸眉披藜

岫出崑達盼鳩衢而揚袂排鳳闕以論思知子有南山之徑慮
子有北山之移來子唾而笑曰非徑也是迂也夫欲仕無路者
故以山爲路耳予濫科名仕則仕矣不求可期之榮于見在而
微未必之寵于方來歲踏茵載謂之何哉駮亦絕矣吾不爲也
客曰子知夫古人乎漆園之放叔夜之簡王衍之談阮籍之懶
耽竹林嘯山阪脫冠履解襟枕幕天席地操觚挈醴爾其齊舜
豕比肩猿逢糟荷鍾選麴生涎俗士稱爲六逸詩人名爲八仙
坐俟夫九疇之數叙罔顧乎兩曜之虧圓恭敬消于唇吻名節
剝于禪誕子之不仕復不沾名于世者意者其在此乎來子曰

此自敖而忘世者也予欲救世吾不爲也客曰若有人焉遺情
棄世絕埤脫屣紫籍通名青冥輕舉爾其垂琳綴佩珎玳駿騰
六驅列缺調世外之卒靈彈壺中之白雪青鳥紫音紅鸞擊節
已而明月初升雲璈方歇聒桑海之幾遷回歲序于一瞥悲荒
邱愔古血乃若芝宮狎缸桂館龍驤吹冰成醴叱石飛漿真妃
摻饋姹女捧一作觴招王喬以容與拉蕭史以柑羊旣沉酒以
言別指流水以成章歌曰流水兮東注美人兮何處回首兮三
素浮世兮朝暮乃若陰慈雲滅甘露調四流宏六度秘授禁苑
之旨洞開葱嶺之路爾其不生作囿無象爲家天地蘧廬形體

蟲鰕見理卽障篤學愈差乃吼桐峯之虎重長慶之蛇種雲門
之樹澆南泉之花點洛浦之金衣洞山之麻烹明昭之銚飲趙
州之茶早聞者難登彼岸剿醉者未窺津涯彼傾海入毛不撓
魚鮪若施藤倚樹必床窻窻子之勃窣不出戶庭不面官長攷
我而惟日不足者必居于此矣來子曰子愈言而愈遠矣此方
外之術出于名教之外者也世皆若此三綱絕矣吾不爲也客
曰我真不知子矣遂避席而起拂衣而去來子曰居吾語女夫
大德者不官中立者戒倚是以君子無終食違仁大人以萬物
爲體不忤忤于必行不磴磴于必止蓋澡浴存乎吾身顯晦安

子所遇立德之基有常樹功之途不一苟入而可以事吾親兮則毀菽承歡苟出而可以事吾君兮則捐軀弗計見輪出圓因桷施直遭坎則停乘流斯逝大行兮何所欣窮居兮何所戚故移忠于家則敬同移孝于國則愛同使人皆以不仕為是兮則龍逢非孝使人皆以仕為是兮則曾參非忠彙征者何以誦其駿業嘉遜者何以高其清風蓋駿業者扶顛持危有匡世之績清風者起頑立懦有垂世之功是皆有裨于國家之教化者也可見事無定體惟義是適行無定轍惟道是崇故可以仕亦可止仕止之間存乎修己子謂子夏不云乎無為小人女為君

子若為小人何取青紫若為君子出亦可矣處亦可矣未學興而功利熾此言不聞於人之耳也久矣吾將尋孔顏之所樂析繭絲于此理愧榛楛之無成空勸勉而不已苟友于可以為政空言足以善俗則塵霧之微忱或可以為山海之小補也獨非鳴陽向日之心乎子何過疑至此客曰我過矣我過矣而今而後始知江湖廊廟原為一體明道行道皆將淑人我過矣我過矣來子援筆作客問

萬歷五年丁丑先生五十三歲讀易以宋儒不言象止言理因客

萬縣求溪註易

先生嘗曰得傳孔子之心得待四聖之坐老死山林何憾見行狀附

萬曆六年戊寅先生五十四歲客求溪作省覺錄省事錄鐵鳳稿
是年先生遭謗乃題云他山攻處偏成玉苦李時來也自甜誰
謂南山高萬丈行行便到祝融尖

附
省覺錄四十七則

仲尼顏回之樂周茂叔每每教人尋之此樂豈只聖賢有哉常
人亦有之但自家去苦處耳蓋因人氣稟原好勇好貨好色凡
宮室飲食男女通要勝過人不肯安常處下終日只將此數件
在料理又加以近日科舉之學與東名不成西利不就其間就
有許多勞苦只在奔波過歲月所以不知孔顏之樂

孔子以顏子好學乃曰不遷怒不貳過學者多忽畧了蓋七情
之中惟怒最害事而過者亦人不覺察之常也因顏子平日領
夫子克己復禮之訓視聽言動皆以禮所以不遷不貳若已還
克得未盡禮還復得未純則未免於遷之貳之矣此處學者將
四勿工夫體認既久方得不然將不貳不遷未免輕看

某常教人不必致巨知者何也蓋良知本我所固有非由外鑠
我也譬如山下出泉泉脈日日流行本山所自有者也但或土
泥汗塞則泉不流矣惟決去其土泥則泉自流行又何必於泉
上用工夫哉泉脈者天理也土泥者人欲也故致良知惟過人

欲人無欲以義理爲主自冲澹自寧靜不東補西湊
形與性相爲附麗而不可離者也形勝性則天地之性皆管屬
於形性勝形則五官百體皆管屬於性形勝性者當人也性勝
形者聖人也然則欲性勝其形何道以能之惟去其形之所欲
而已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四肢之於安佚皆形之所
欲也無欲則聖人矣

問絕四之後此心景象如何予曰如明鏡如止水曰有物感之
時此心又如何予曰亦如明鏡亦如止水蓋此心雖有外物之
感然物各付物妍者我與之以妍媸者我與之以媸明鏡止水
有何與焉曰若無物感此心有思慮之時又如何予曰亦如明
鏡亦如止水蓋雖有思慮然所思慮者皆天理之公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此之謂動亦靜也於明鏡止水又何與焉蓋心之動
者乃氣而有主不動乃理

天之與我也管攝之以數我之事天也奉若之以理管攝乎我
者富貴乎我也貧賤乎我也奉若乎天者富貴不以道得不處
也貧賤不以道得不去也不由乎命惟由乎義吾身皆天理則
我與天一而天卽我矣故不怨天人之處我也責備之以理我
之處人也安遇之以數責備之者毀譽乎我也予奪乎我也安

遇之者毀之者不以道曰此數也奪之者不以道曰此數也惟論乎數不論乎理吾身安所遇則我與人一而人即我矣故不尤人

妄想心有種種焉萬起萬滅雖有不同然原其所以想者不過好勇好貨好色三者而已故勇貨色三欲者千欲萬欲之樞紐也千妄萬妄之根柢也斬根斷紐方可學聖

窮理不難但既窮其理矣以理而見之躬行爲難精義非難必有事焉而集義爲難使不能行其理集其義則窮之精之者猶未至也故知德非難而成德爲難是以有宋周程朱張許多門

人日講窮理精義而反不如司馬君實不言而躬行確實也

萬個公卿不如一個聖人然公卿難到聖人可學

常人之目只見其利不見其害只見其得不見其失只見一己不見天下國家只見一時不見萬世

學者惟克己主敬窮理三件事程子以主敬爲入門朱子以窮理爲入門某則以克己爲入門

世儒只知冥心閉目爲靜不知此心如有思慮當事擾攘之時皆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是靜何也蓋理至於一而不動我既主於理則凝然不動矣所謂人生而靜也從來儒

者惟茂叔知此故曰至靜立人極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故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某生平以此作把柄日間惟知此夜間惟知此日間惟知此所以不東奔西馳夜間惟知此所以不東思西想

學者只是看此身原是參三才靈萬物出來世上要成一個人要繼往聖開來學所係匪輕則朝夕之間自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矣

人心如鐘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不叩則不鳴隨其叩與不叩無意必固我之私此正學也或不叩而鳴或大叩小鳴或小叩大鳴此有意必固我之私詞章功利之學也不許人叩清淨自在而坐此禪學也

聖門不說陰德報應者何哉蓋道我所當行德我所當得非本分之外加毫末也如說報應是私矣是有心為善矣故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之學為醇正而陰德之說只可以諭鄉人俾勉其為善若陰果之說愈荒唐矣

人心無氣象惟無欲者自得之而已在平居時此心常有六月天氣寅卯日出之時松竹之下清風微來此一個氣象在勢利

中此心常有萬仞之山一道瀑布飛泉我獨觀於其旁此一個氣象在塵世堀堞之中此心常有登五嶽之巔獨立於其上杯拳山川此一個氣象處親戚鄉黨此心常有冬日無風衆人同於曝日梅花爭發置酒賞之不忍摘伐此一個氣象
先輩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又云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此景極有幽趣識得此趣便是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我終日有此趣便就坦蕩蕩無入而不自得所以塵視冠冕然識此趣豈倖得哉孟子集義工夫所到也

人見富貴卽敬之及見富貴之人行事不合道理心私賤之然則敬富貴者非真敬也敬其炎熱而已人見貧賤卽鄙之見貧賤之人行事若合道理心私慕之然則鄙貧賤者非真鄙也鄙其淒涼而已故學者當修己不可俛人外貌恭敬而心私賤惡命不如人則當勤苦勉強立身揚名以迨其命勤苦者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也使能立身揚名爲聖爲賢則前之命不好者實命之好也非造其命而何蔡虛齋有云德好命不好顏回任貧天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卽此意

人之辱人或呼爲小人或指爲禽獸彼必不平以爲辱己之甚矣及觀其所作所爲皆小人禽獸之事夫不當其名而甘爲其

事豈人之不明也哉不反已故也故反已自訟能知已之罪過之人絕少

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罔者無也言視有如無也此君子之過於勇也小人以壯爲壯君子以無爲壯不動聲色以俟待勞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豈不過於勇哉故有形之勇易無形之勇難

要高恐高成孤絕要高又要平實要深恐深欠光明要深又要灑落要淡恐淡成懶散要淡又要細密

在溪中二十餘年顏子不遷怒工夫十年前已覺可能至於不貳過則不能學蓋大過可以不貳至於小過則難小過多在言笑毫忽之間失於覺照偶然而出又因飲酒聖人惟酒無量不及亂然則亂也者非小過乎

欲掃除舊習當如臨陣對敵以勝爲主當如起屋倒堂修過要常想難得而易失者時難進而易退者學便有長進便不知老之將至

人在世間好勇好貨好色皆其切實之病史謂浦公前在山東貪財好色今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御其志非小孟子說王猶足用爲善蓋謂其好勇好貨好色之類直言之而不諱足用爲

善者此也孔子乃分爲三等少好色壯好勇老好貨蓋三者皆人之欲也非少時不好勇好貨也但少時急於好色緩於勇貨壯時急於好勇老時日暮途窮急於好貨故孔子就其急處言之人能超脫於此三者則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之域矣此切實工夫學者卽以眼前錯過了

學者不論我隱逸在極靜處不論我在仕途極動處只要我心閒妙哉妙哉說到此處恐天下知此境者少天下何曾尋得一個心閒的人出來蓋無欲方閒無意必固我如明鏡止水者此閒之象也

聖賢工夫在朝夕日用上講求以求所謂大中正而已不在矯強立異此道在富貴如堯舜爲天子也行得在貧賤如仲尼爲匹夫也行得蓋遵道而行不論貧賤富貴也如陳仲子豈不苦節梁武帝豈不將身通捨在寺上然矯強立異竟成其私所以孟子說自繫馬千駟以至一介不以取與人者無非求其大中至正而已千古聖賢俟之不惑考之不謬者正在此仁乃生生不息之理孟子說乍見二字極說得好蓋乍見之時良心偶發無物欲沉滯於中全是一團天理所以爲仁之端程子在乍見二字看得真所以說心如穀種生之性是仁

從孔氏之學日就其切實從釋氏之學日就其妄誕空而復追其空非妄誕而何深造自得非切實而何

驕心吝心妬心貪心慾心好殺心皆心也至於此心發覺有罪愆則悔生焉是悔心也正天地一陽初復之心也可見人雖賢愚不同此良心無時無刻不存只因私意蔽之故諸心生耳此所以克己工夫爲聖學第一條

學者做工夫要覺其所不覺何以謂之不覺且如性好多言此氣質之性之偏也心雖知己之多言或若偶然不覺而出便要常常覺照我多言處此之謂覺其所不覺也或性好猛暴性好矜誇皆是此工夫臨陣對敵要强人之所不能強忍人之所不能忍久而久之便是把氣質變化過便是將生鏃炒鎔成熟鏃便是把瓦坯燒過成甃

前輩說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學者做工夫須做到命不足道處方能自得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畧過要謹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邇工夫吉凶悔吝通在此上面生

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個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個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個忍字

好勇好貨好色殺身也是此三件亡家也是此三件殃及子孫
也是此三件不好勇好貨好色保身也是此三件保家也是此
三件揚名後世也是此三件

凡立身行道之人受人無根之謗就當知是我之數不當歸罪
於所謗之人其進以禮退以義猶夫初也誰人背後無人說此
雖俚言可採擇焉

人之爲善非朝爲善而暮卽成善人之名也惟君子以小善不
可忽也久而久焉而萬善聚於我矣人之爲惡非朝爲惡而暮
卽成惡人之名也惟小人以小惡不足損也久而久焉而萬惡

聚於我矣故曰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綆斷幹

獨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也慎獨者慎其已所獨知而不
自欺也人之一身只手持足行目視耳聽人皆得而見之惟心
人不得而見已所獨見所以聖賢做工夫教人慎獨此于載理
學之秘訣也然是獨也豈已所獨坐而後可慎哉凡每日間處
妻子奴婢事父母君長接鄉黨賓客臨民聽政飲食言語大而
萬事萬物之煩以至毫釐絲忽之微靜而闔寂淵默之時以至
堀堞輟輟之際少欺其心皆非慎獨也今之學者多喜人終日
端坐殊不知坐與行視與聽皆此身之所不能免者如心少有

所欺則終日之端坐亦猶終日之端行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其至切之工夫矣豈教人終日坐哉若終日端坐無天無地無人無我畢竟是禪學

人多在困窮拂逆上增益其所不能此孟子之言人皆知之至於志得意滿上失了涵養滅了聰明損了德行而人則莫之覺也

人惟恐懼所以不憂不懼若放蕩禮法則長憂長懼正俗言所謂怕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也蓋能恐懼修省則隨處體認天理卽孔子所謂內省不疚矣所以臨事變之偶來不憂不懼恐

懼者未事之前以理言也憂懼者臨事之際以事言也

倘來之福以義處之如我所不當得則雖福亦禍倘來之禍以命處之如我所不當得則雖禍亦福以此作柄故遇大福大禍卽凝然不動

一個淡字最妙人淡於貨利聲色淡於世味則無適而不可矣豈惟人之心事行已哉至於人之文亦然潘岳閒居賦與陶潛歸去來辭皆恬退之言也然潘之言誇陶之言淡是以陶高百世人皆學淡而不可得焉豈惟人哉天下之水以淡爲上山之淡者則卽畫也故君子之道淡則不厭交淡則成

近日學者多講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夫喜怒哀樂未發卽發而中節之理而已此理未發渾然無形理豈有氣象也哉講氣象者泥佛氏光明圓禪之說也

將勤補拙以勞折災

人少時浮薄剛傲及老則忠厚謙虛此善變乎少者也窮時狂妄輕淺及達而登第居要地愈樸實謙退此善變乎窮者也然老而善變者十有三五達而善變者萬無一二

附省事錄十六則

王用三驅失前禽不獨天子之於民如此也凡人處鄉黨朋友奴僕通當開一面網

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故聖人於泰卦之終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於豫卦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於豐卦曰闕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覲噫聖人之情見矣

世無爲善之小人而有改節之君子爲惡之小人不足責改節之君子深可羞

凡事要渾涵莫露圭角處小人尤當渾涵易夬九三是也

天下有十三忌大富爲人所忌大貴爲人所忌文學爲人所忌政事爲人所忌大功爲人所忌大名爲人所忌顏色爲人所忌

立身行道欲爲聖賢爲人所忌躐等踰階而前進不在尋資之
例爲人所忌君王寵信太過爲人所忌少年高科爲人所忌日
久在位塞後人輪次之路爲人所忌山林養重守不見諸侯之
義爲人所忌此特舉其大者而言耳以至百工技藝小事小術
莫不皆然非老於道路練達世故屢遭顛蹶者不足以知之謙
退二字其醫忌之藥乎

寧爲剛儒毋爲諛儒寧爲通儒毋爲腐儒

世間入水必定溺死入火必定燒死上樹太高其墜落必定粉
骨碎首此三件事不須問卜噫可寒也可寒也蹈仁而死由正
路而顛蹶者世豈多見也哉

天下之事早發泄者十有九不克終焉凡雨下之早日出之早
功名富貴之早形體胖大之早厚澤享用之早孩子言語知識
之早聲名洋溢之早幾事發露之早皆不克終故人當流於旣
溢發於持滿故享大富大貴之人及立身行道之人必少年貧
寒受盡萬般苦楚者

秦始皇葬驪山六年之間豈知爲項籍所發耶豈知爲牧童所
焚耶誰逆料至此爲人身後事不可知於此可見人生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者愚亦甚矣然則何以酌世哉孟子曰修身以俟

之是也

凡臨事莫急須調停調則酸鹹適口停則南北適中急則敗事人莫愁無富貴只愁富貴來我收不得颺颺游於太倉能看而不能喫也財之爲物誰人不愛但有聚必有散乃必然之理其散時非天災則人禍也天災如水火之類人禍則盜賊訟獄之類皆所以散財也古人如麥舟之濟皆是散我之財但周人之急救人之難名爲義舉乃歡喜錢也若水火與訟獄不惟散之無名亦且去之悽慘散財雖同其所以散之則異矣故理當散財處則當自反曰此吾財當散也莫似俗人惡求干貫易善化

一文難

古今宰執恃寵弄權以至喪身亡家者不足言矣其問患失而又畏禍者乃植桃李於門牆收參朮於簾簾自以爲縫補牢籠莫之滲漏矣是益畏影惡跡而疾走者也與恃寵弄權者等耳故富貴路上人干機萬巧千計萬較不如知一個退字不修身而欲求令名於世者猶貌本醜而欲妍影於鏡也無是理也修身而無令名於世者猶糞多力勤而爲上農而有旱乾水溢之災者也有是數也理有常主數乃偶遭故誠能動物不誠未有能動者

數存乎天理存乎我到了理處就莫要言數到了數處就莫要
言理自古爲聖爲賢通是如此且如爲子孝爲臣忠理也我爲
子必定孝爲臣必定忠盡其所當盡者至於吾身所值生死貧
賤富貴一切通歸之於數故到了理處就莫要言數富貴貧賤
夷狄患難數也我如偶遭貧賤夷狄患難就不要說我平生無
愧無忤何以遭此只去怨天尤人就不是了故到了數處就不

要言理

君子之與小人人非不知其等較然也人却甘爲小人之事而
不學君子聖賢之與王侯公卿人非不知聖賢之爲貴也人只
知慕王侯公卿富貴而不學聖賢

有富貴而無日不憂者有貧賤而無日不樂者只在聞道與不
聞道論

萬歷七年己卯先生五十五歲客求溪作求溪稿忽夢一長人齊
天手持一物至圓至明詣前曰此月也今賣與爾自覺滿腹肺
腑無一不見好事者聞之誅茅成亭曰買月亭先生訂正往日
所著太極圖大學古本作買月亭稿本縣學博譚大勝鹽亭人
夫婦同歿於任所難還里先生捐貲修墓禮葬其子瓊先生爲
懇於縣令將學地居之常命讀書後入梁山縣學

萬曆八年庚辰先生五十六歲客求溪郭公作目錄序以爲獨探理窟其賦詩出奇飄飄有凌雲氣寄興於寥廓而歸宿於仁義以遊逍遙之墟卽莊周所謂至人者此也名所居爲悅我堂

萬曆九年辛巳先生五十七歲遊華山欲靜坐山中悟易象之理至鷄頭關投宿宿家有悲號聲問之曰負債將兒婦賣償已立券明日歸矣先生出路費銀八兩與贖後至華陰一人窘甚女長不能嫁哀告於先生爲捐銀六兩與之因此途中無措復還求溪絕口不言益得之侍者口云先生入求溪思易十夜不寐忽一夜夢一黃衣人與先生相揖讓若授受意次日偶思見豕負

塗一句遂悟其象作華山稿太和山稿

萬曆十年壬午先生五十八歲遊峩眉山作遊峩眉稿諭俗俚語死生有命吟富貴在天吟八關稿先生自言一日有四樂一玩太極題云箇中原有先天易壁上新添太極圖日與庖羲相揖讓人間那得此凡夫二登釜山題云白雲穿破翠微堆雲裏蒼松手自栽大笑一聲天地外人間何地少蓬萊三與兄飲題云萬事無心一老翁兄爲明月弟清風竹根醉倒雙雙起風起西方月起東四醉卧題云竹床頂上覆棕蓑一枕虛無夢不多睡覺不知天早晚數聲牛笛下前坡

八關謂進關退關富關貴關貧關賤關生關死關

附諭俗俚語

積善也是寶積金也是寶積金人偏多積善人偏少積金又積善雙雙豈不好但我命若窘要金何處討不如只積善安命也罷了專心去積金有日化成草

敬親也是敬敬佛也是敬敬親不敬佛佛也不嗔恨敬親又敬佛佛也叫不應他是西方人與我不相認若說求生死生死已前定不如只敬親心盡理亦順

做官也是人做民也是人天地生人時都是一般身若論做君子官民通可能民若能立志堯舜與同羣官若不立志盜跖與

同行流芳民卽官遺臭官亦民

緊行也是路緩行也是路原來這前程前程有定數長笑心忙人急走盡朝暮今日某處行明日某處住豈知算不來腳踏難行步依舊緩行人同日走去處

附
死生有命吟

錢鏗視顏回顏回誠天矣天地視錢鏗錢鏗亦早死五十笑百步長短亦走耳不患壽短長惟患愧此理一朝能聞道生順死亦已終身不聞道枉過生亦鄙世有長生術吾將越千里死生旣有命不須置之齒而何不安命修身成君子

附 富貴在天吟

人皆爲富貴朝夕紅塵走豈知傀儡場變態常不從古稱陶朱
富至今還在否笑爾原憲貧廟血配魯叟挺然爲丈夫貧賤亦
不朽孜孜圖富貴百歲成芻狗富貴假能求執鞭亦非醜富貴
既在天非我所可有而何不樂天奔忙到白首

萬歷十一年癸未先生五十九歲客求溪刺史傅公叙日錄謂先
生六經百家書無一不讀樂道安貧抱膝長吟所著詩中更無
一愁字又謂先生所著內外諸書讀之汗出直接孔氏絕學雖
朱程復生亦必屈服豈意孔子之學至今日方大明哉

萬歷十二年甲申先生六十歲居釜山友人張成夫訪先生臨別
索言曰爲學如燒窰切不可助長火候工夫到烟自生清亮仲
尼到而今千載道已喪只因名利關終日作膨脹因此自沉溺
墮落深萬丈仰視魯仲尼仲尼在天上不須求花譜鴛鴦舊花
樣只於心上覓何處是蕩蕩遊白帝城作重遊白帝稿長孫許
入學會孫象觀生先生又嘗謂去其所以戚戚者則不求
而自蕩蕩矣蓋所以戚戚者乃物欲也附

萬歷十三年乙酉先生六十一歲客求溪大學古本並格物諸圖
成吳會張子功叙日錄謂先生天才本高無書不讀又加以講
格物之學靈根湛然無欲且山林日久涵養愈深時時不改其

樂故其爲文博而歸於一又謂先生襟懷洒落如光風霽月不
拘拘繩趨尺步之間其人品絕似康節才實倍之

邑志無末句

附格物諸圖引

德生蜀中僻地少時不揣妄意聖賢然無傳授且愚劣雖有此
二者而學聖賢之志未嘗一刻忘也乃以孔門之學先于格物
欲窮極事物之理乃取六經並秦漢文章日夜誦讀及過京師
見薛敬齋錄始知學當求諸心歸來遂爲四省錄一日省覺謂
心有開明覺悟處卽錄之也二曰省事謂自家行事或見人行
事或行事之當理或跌蹶卽錄之也三曰省言謂讀古人之書

有悟處卽錄之如大學古本是也四曰省藝如吟詩如彈琴如
古人見舞劍而悟草書之類蓋因粗以悟精也乃刻一大圖書
寫願學孔子四字以警其心錄之既久自反身心無愧無怍知
其良心未破但作聖工夫無下手泊岸處乃遊吳並五岳欲會
近日講學之士又每每不相值思宋儒終日端坐欲識仁體者
有之以存養爲主人者有之又近日講致良知意此學在于靜
坐也乃靜坐絕妄想如此者數年茫然杳冥全無入手處自覺
其爲禪學既無師指明又無友審問終日山林中委係彌高彌
堅在前在後無處下手把捉不住及先父母相繼見背制中六

年斷酒肉辭室家羈孤無聊人不堪其憂制方闕登太曰出見此心之所以往來者非有他也乃三欲也蓋孔子之三戒孟子之三好也數夜卽輾轉不寐思孔門講仁孟子講義宋儒講敬說禮近日講知千載之下又安知不有講信者出乎又思孔門講仁宜講仁之本體矣而又罕言仁者何也又以克已復禮爲仁能近取譬爲求仁之方何也孟子講義又不言義之本體而乃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何也又思大學頭上卽教人格物格物二字與五性合不相下此又何也心上之理與簡冊上文字二處全不相合思之又思日積月累方知五性無聲無臭無形而難知物欲有跡而易見五性本體上半毫工夫做不得惟當于發念上做工夫遏人欲者卽所以存天理也人欲旣遏則天理自然呈露而情之所發事之所行皆天理矣始知三欲者千欲萬欲之根柢卽克已工夫條目也乃四勿中物欲之大者故孔子又摘出言之特今之學者皆以爲粗迹尋常之話不體認之爾何也克已復禮孔子告顏回之爲仁者也顏回在當時已直任之無疑則顏回之用功惟克已無他道矣及顏回沒孔子稱好學者獨顏回乃曰不遷怒不貳過則顏回之克已者不過此不遷不貳二端而聖門端的工夫亦不過此二端也又

讀易見孔子大象云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夫懲忿則不至于遷怒窒欲則不至于貳過不好勇則懲忿矣不好色則窒欲矣此心一旦豁然始知格物之物非宋儒物理之物也亦非近日儒者事物之物也乃物欲之物蓋已也忿也慾也怒也過也色也勇也得也皆大學之所謂物也克也懲也窒也不遷也不貳也三戒也皆格之之意也孔子先後之言未嘗異也格物克已乃聖門有頭腦的工夫故大學之教首言之而又以之教門人也德因此大有所悟始知宋儒默坐澄心欲識仁體欲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者不過禪學而講敬說禮又講致良知者都令此心混雜于天理人欲之區枉悞後生晚進深為可惜皆非孔氏心印也因大書發念處卽遏三大欲八个字于壁以常警心而續畫諸圖云

五性圖

禮信忠

凡物有形有氣有神如天地是形也屈伸往來氣也所以至宰之者神也仁乃木之神禮乃火之神義乃金之神智乃水之神此神字卽命也性也道也理也太極也但隨處命名不同耳與生俱生與形氣原不相離如天依乎地地附乎天相似然雖不

離乎形氣實不雜乎形氣天生堯舜出來方分一個道心人心
到了孔子又分一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雖如
此分得明白但因他粘搭在形氣上又因佛氏出來混雜一番
所以自孔孟以後儒者通不曉得下手工夫說識仁體說致良
知說隨處體認天理通將工夫用錯了殊不知五性無聲無臭
何處下手惟格形氣上物欲則五性自呈露矣此孔門傳心至
捷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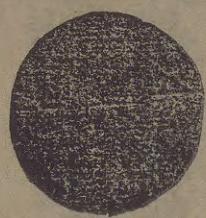
三心圖



此未發之心也若以做工夫論乃閉城門心也釋氏用此心作
工夫終日無天無地無人無我打坐所以說出話來一箇套子
如說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又如不見
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非聖人非不
聖人又如非因所生非緣所起非有相非無相非自相非他相
非一相非異相非即所相非離所相非同所相非異所相非即
能相非離能相非同能相非異能相又如非有想非無想非有
非非想非無非非想之類皆是總歸一箇圈套打破了左來右
去不過是二邊不住中道不安的工夫就說此等語出來了然

終何用哉三綱絕矣吾儒要出來應世務要明德新民以天下
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全在人情物理上做工夫所以格物爲入
手工夫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求本來面目卽是禪矣

三心圖



此人心也全在形氣上用工夫口之於味要喫好的耳之於聲
要聽好的目之於色要看好的鼻之於臭要聞好的四肢要好
處安佚要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左來右去只是
要奉承血肉之軀所以未得富貴終日終夜勞心焦思以求之
既得富貴則患得患失高爵厚祿猶不知退避必至於殺身亡
家而後已也

三戒四勿皆孔子之言但四勿說得密兼物欲之大小而言之
三戒說得疎乃在四勿中抽出物欲之大者言之故德以發念
處先遏此大欲然後覺照些小工夫卽易易矣此先後緩急之
序也非四勿惟遏三欲也

四勿工夫細密行之亦有捷法如程明道以無不敬思無邪二
句作主也好以不愧於屋漏一句作主也好以言忠信行篤敬
二句作主也好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句作主也好此時

時覺照捷法通是聖人之言但看我氣質之偏在何處因病而藥知其先後緩急之序斯可矣太抵聖人之言總歸於無欲

萬歷十四年丙戌先生六十二歲客求溪楊兩洲見先生還友人問曰瞿唐何如人楊曰不枉見有司高談仁義蓋孟子再生也縣令蔡公表其廬曰一代大儒

萬歷十五年丁亥先生六十三歲客求溪作醉箴言箴刑于箴九德箴中丞曾公寄詩云聞君常對一尊寬竹徑烟霞勝畫欄三絕韋編曾註易九還爐火自成丹獨披野外山人服不整朝中鷄鶡冠却喜賢侯頻過訪非因投刺學居難

附醉箴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溫克如何惟莊惟默聖人不亂君子不語不亂不語醉之箴矣

附言箴

天地成化桃李成蹊一鳴則驚太音則希廟有金人野無童殺走者猩猩飛者鸚鵡駟馬難及白圭易磨守此括囊畏彼懸河同之爲蘭甘之爲醴寡而吉人訥而君子

附刑于箴

萬化本原五倫首行遠之則怨近之不孫嗃嗃則厲嘻嘻則吝

不嗜不嗃不遠不近惟和而嚴惟寬而敬夫婦有別此道斯盡

附九德箴

古人之寬裕剛直簡約冲淡而光明正大者方成君子
此之謂德若小人則詭隨幽暗猛暴忿戾不勝其人欲
之私矣又何德之足言但德之出於氣質者恐其偏耳
故唐虞之廷發此九德每一德之下以一字足之欲其
不偏也孔子祖述堯舜其門人稱孔子溫而厲威而不
猛恭而安皆自九德中來自漢唐宋以來儒者不講九
德也久矣此成才之所以難也某因表而出之作九德

箴

堯舜之道厥中允執執中如何九德爲質惟此九德不剛不柔
發乎情性不沉不浮止乎禮義不滯不流譬彼五味以中爲主
不過乎甜不過乎苦譬彼五行以中爲難當火則熱當水則寒
堯舜在上五臣居下都兪吁咈發此大雅孔子祖述心印是把
鳳不鳴山河不生馬知德者鮮成德者寡無有乎爾誰真誰假
舍此九德吾道安歸書之座右是則是依

萬歷十六年戊子先生六十四歲回釜山作八聖工夫字義督學
青螺郭公考校梁山禮於其廬倉卒無備止菽殺二噐相與議

身居分生全言
論直至夜分後下檄云來某心無區囿學有淵源悟徹八關惟
遜志於道德性命之奧節高三峽不投足於富貴利達之場扁
其堂曰明道孫謁入學會孫象鼎生

萬歷十七年己丑先生六十五歲居釜山作弄圓篇格物諸圖集
謹言工夫四十條督學徐公華陽扁其廬曰西川高士會孫象
賁生姪時聘歿公讓墓塋之

附
弄圓歌

我有一丸黑白相和雖是兩分還是一箇大之莫載小之莫破
無始無終無右無左八卦九疇縱橫交錯今古參前乾坤在坐

堯舜周孔約爲一堂我弄其中琴瑟鏗鏘孔曰太極惟陰惟陽
是定吉凶大業斯張形卽五行神卽五常惟其能圓是以能方
孟曰弄此有事勿忘名爲浩然至大至剛充塞天地長揖羲皇
萬歷十八年庚寅先生六十六歲客求溪作心學晦明解河圖洛
書論理學辨疑御史何公淵泉表其廬曰天下高士先生自焚
引侍養隱居山林不濡足城市城中有小室門常閉而不開四
方求見者輒病先生難遇先生書聯於門云我欲求仁道在邇
而不遠人之好我門雖設而常關孫譯生

附
心學晦明解節錄

某本愚劣少壯之時妄意聖賢山林中近三十年所註有易經
 集註大學古本入聖工夫字義理學辨疑諸篇與程朱陽明頗
 有異同以世莫我知欲請高秀才寫藏書塚三字藏之石室不
 料海內又有知之者昨友人致書以天下義理程朱說盡王陽
 明不必議之將程朱之註取其科第而復議之非儒者之用心
 也此言蓋為某而發非為陽明也殊不知理者天下之公理人
 人皆能言之不反覆辨論豈得為儒且議者議其理也非議其
 人品也若論程朱陽明之人品俱千載豪傑泰山北斗皆某之
 師範也豈敢議之乎陽明在今日之儒乃聰明之極者但立論

傷於太快畧欠商量陽明亦未嘗議朱子之人品也亦議其理
 而已使前人言之而後人再不敢言之則典墳者乃伏羲神農
 黃帝顓頊高辛之書孔子不敢刪矣春秋乃列國侯王之史孔
 子不必修矣傳註有左邱明鄭康成王輔嗣孔安國諸公程朱
 不可出一言矣言之者不得已也為世道計也伊尹之非予覺
 之而誰孔子之文不在茲孟子之舍我其誰皆不得已也世莫
 我知不得不自任也蓋天圉世人之聰明入聖之工夫少認不
 真則其用功之先後不免以緩為急以急為緩古人有言黃河
 有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名儒言之門徒

千人從而和之後生晚進差毫釐而謬千里有駸入於異端而不自覺者所以不得已而辨論也且如墨子乃戰國之大儒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有貴儉兼愛尙賢右鬼非命尙同諸篇當時之人比肩孔子故古文有仲尼墨翟之賢之句唐之韓昌黎猶予之韓子曰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墨子乃大儒何嘗不敬其父哉而孟子乃闢之何也蓋老莊之徒棄仁義陋堯舜排周孔如黑之與白冰之與炭明顯易知天下後世必不見信獨墨子似是而非觀其稱

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其立論兼愛一篇孟子恐傳之後世其流必至於無父非墨子真無父也故辨論者不得已也昔程子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此天下公論無分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必有益於我此言說得好某亦此意也覽某稿者見此解諒其不得已之心焉若所見之是否則望正於後之君子

萬歷十九年辛卯先生六十七歲客求溪督撫艾公熙亭移檄云來某隱居樂善絕意時榮闈泐自修罔求聞達砥行以聖賢爲師抗志在烟霞之表焚引養親不以三公易一日杜門著述欲

繼往聖以開來超然邁古意於今時而懿行已式於鄉閭挺然
秉獨醒於衆醉而高風可勵於末俗真聖世之逸才爲士林之
芳軌識者以古之郭有道今之陳白沙擬之信矣本院重其人
品欲特疏於朝以期徵聘但嘉遜已久恐違雅志表其門日
盛世真儒
嘉靖二十年壬辰先生六十八歲客求溪改大學古本章句作革
喪葬禮約御史王公象乾移檄云來某孝弟並著榮名兩遺枕
經籍書澡身浴德獨探性命之奧不止詞賦之工卽其懿行高
標真可起頑立懦扁其廬曰潛心理學縣令劉公扁其門曰秘
傳千古曾孫象泰生

附 草喪葬禮約裂布作樂
設宴三事

古人制禮有吉凶焉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者取之陰陽皆稱情
而立文也送終乃禮之大古之聖人制禮甚嚴凡容體聲音言
語飲食居處衣服皆有一定之制昭昭垂之於經所以厚風俗
益世教者不淺漢去古未遠居喪使婢在側丸藥卽終身黜落
隋煬帝可謂古今之元惡矣居喪亦不敢公然食肉至宋儒有
欲以酒飲人者乃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則宋
世守先王之禮教者亦嚴洪武戊申年御史高元侃言京師猶
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屍流俗之壞至此已甚京師天下之

本四方之所視倣况送終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
風俗上是其言卽命禮官定制今載之大明律中十惡一曰不
孝內有居喪作樂之條八議所不赦梁山去京師乃爲遐方二
百年來猶習元俗某舊時居喪雖盡草其習但不才涼德豈能
化於鄉人今之鄉人雖依某草其浮靡然猶剪麻布散弔客名
爲孝怕親方死卽鳴金鼓弔客來卽設酒誼譁如賀客然甚至
強孝子飲酒者乃揚言云父母是老死飲酒無害此風俗之至
惡者也殊不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之縷各有精粗今不
論精粗而亂加人之首若以此布爲貴與又何士大夫家官長

來弔不敢以此布加官長之首而止敢加於鄉人則此布又賤
矣梁山麻布一尺所值銀不過四釐在主人以長短爲厚薄在
客以長短爲喜怒其可笑至此殊不知羔裘乎冠禮不可弔白
馬素車弔客當然而主人反以素布加弔客之首何哉蓋猶沿
元人尺布裹頭之舊此孝帕所當草者一也酒所以合歡禮父
母死三日不舉火人子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
小功總麻再不食斬衰之喪旣殯食粥齊衰之喪蔬食水飲不
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食醴酒來弔之客非
大功則小功非小功則總麻菜果醯醬醴酒皆不敢食又敢飲

主人之酒乎至於凡民無服之喪有匍匐之義亦不忍飲酒在
至人三日不舉火不能設酒在弔客不敢飲酒若公然飲酒正
宋儒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也此飲酒食肉
所當革者一也樂者樂也先王所以飾喜也樂必發於聲音以
其喜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
言而不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故隣有喪春不相者謂其喧
闐而樂也有小功之喪者且議論而不及樂事况父母之喪可
以喧闐而用金鼓之樂乎且聞樂不樂聖人有明訓居喪用樂
皇祖有大法今不遵聖人之教違祖宗之法而甘爲十惡大罪
之人乎此鼓樂所當革者一也蓋蓼蟲不知其辛鮑魚之肆久
而不知其臭行喪禮而不自知其非舊習然也傳曰挾泰山以
超北海曰不能是誠不能也今不費已之財不廢先王之教乃
折枝之類也某願同鄉以折枝而行之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
因書此約與吾鄉之人共爲君子以成美俗

萬歷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六十九歲家居

萬歷二十二年甲午先生七十歲家居豫章李公柱字扁其門曰
西川孟子次子時升補廩曾孫象臨生

萬歷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七十一歲家居作來氏家訓分守薛公

書云購瞿唐集通閱之其內篇發揮明德格致之旨知千古之聖學不外仁敬孝慈信之五倫推究太極陰陽之圖察人間之大欲誠在好勇好色好貨之三者其義理明白爽暢其工夫簡易直捷其胸次又高明廣大匪直追踪前修抑且嘉惠後學長孫許補廩

萬歷二十四年丙申先生七十二歲家居伯兄知行卒先生哭之慟墳墓衣棺皆先生所備

萬歷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七十三歲家居是年易註就書之壁以自警曰昔衛武公九十五而不忘儆戒飲酒悔過孔子七十而從心不踰矩不爲酒困曾孫象坤象鼎生

萬歷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七十四歲家居是年易註刻成作一竹室曰訂正易註於中題於柱曰蝸室取淇園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睿聖武公爲老友羲經探蹟隱尙辭尙變尙象尙占素王孔子是先師督學李公鵬岳旌其廬曰三川學者

萬歷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七十五歲家居御史王公遂初扁其廬曰西蜀高賢分守來公熙安徽云來某隱居樂道堅持狷介之風閉戶窮經闡發聖賢之奧扁其廬曰遠紹絕學

兵郭公螺扁

其廬曰

瞿唐瑞氣

縣令徐公約原扁其廬曰孔孟衣鉢曾孫象謙生

萬歷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七十六歲家居中丞青螺郭公作易註序縣令徐公作易註序方伯郭公書云昔賢以文求易故其旨難明今公以象求易故其理易見蓋象者像也有天地則有天地之象盈天地間莫非男女則盈天地間莫非乾坤則盈天地間莫非易莫非易則莫非道矣此真有以發四聖之所未發而破宋儒謬悠之說不意易數千年來乃大明於今日也先生大有功於四聖豈宋儒可同日語哉此非來氏一家私書也獻在明廷副在石室頒於天下俾天下讀易者曉然知四聖畫卦本來意旨則有功於四聖豈淺鮮哉又題夔門十懷詩云我懷來

隱君翩翩騎白鳳茂齡掇秋芳不獻南宮頌壯歲絕韋編註易伊川洞保身若處子視世如大夢懿哉有斯人宇內殊光重中丞曹公寄詩云羞將驥足負鹽車諫議嚴光懶拜除野鶴回翔遊物外卧龍高隱在乾初半生彭澤惟飲酒千載求溪獨著書遙接羲皇人世上逃禪真性自如如縣令汪公崑麓扁其廬曰西南正學會孫象觀八學象豐生

萬歷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七十七歲家居青螺郭公書云得趙柱史尉譙乃知天球河圖明月木難有不見之而珍者非夫也該易註又知三十年求溪見羲於羹見文於牆其勤埒於韋編三

絕鐵樞三折其思透於通乾出苞流坤吐符卽子雲太卒猶或
退舍如瞿唐者豈非人傑哉柱史宋公書云讀所爲日錄知先
生七十年間此心渾是一團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無一息
天理之間國朝二百五十年道學薛文清之後得先生更益彰
著矣以錯綜其數悟盡天下之象皆根極易理有宋諸儒所未
發而先生發之者直上接四聖之緒易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
祖興云象之明也其於先生萬世而下不能無易不能無此註
以明易象之理先生有功於道學不淺曾孫象蒙象頤生

萬曆三十年壬寅先生七十八歲家居四川督撫象乾王公貴州

撫院子章郭公交薦疏爲薦舉境內逸才懇乞聖明優禮錄用
以風恬退以光聖治事臣聞自古盛明之世有不賓之士巖穴
之中多絕塵之侶古昔帝王常訪而委任之不終投之山林以
老其身抑或因而成就之不强廢之以爵祿以遂其高如申培
以八十進蒲輪轅固以九十拜太傅此以用爲用者也如嚴光
桐江一絲扶漢九鼎邵雍經世一書羽翼雒學此以不用爲用
者也總之皆旌帛高士物色異才爲國家計耳臣查得大明會
典天順元年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材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
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隆慶二年題准舉人中如有孝友嫻睦

名實相孚不分已未坐監許撫按臣會薦遇有兩京博士等缺酌量推用欽此臣仰見屢朝列聖側席幽人惟恐不及陛下御宇以來明目達聰顯忠遂良幾於野無遜賢而旁招俊又網羅隱逸亦盛世所不廢者如臣撫蜀境內梁山縣舉人來知德正所謂處士之高蹈隱居舉人之名實相孚者也臣知知德匪自今日昔爲四川提學副使讀知德書慨慕其人及考校梁山禮於其廬與之語始知其爲天下士臣於是薦之撫臣徐元泰泰方請告歸旌其廬曰西川高士未及薦於朝也臣近待罪貴州梁山爲臣屬縣訪知德年七十餘而身健神王無異曩昔貴州

按臣宋祖興與知德比隣知之甚真言之更詳顧嫌於同里未敢形之牘也臣請以知德平日之學行爲陛下陳之嘉靖壬子以禮記中四川鄉試第五名是時舉人坊牌尙派本鄉里甲知德鹿鳴席畢對御史喻時曰餽生始進無毫毛禪益桑梓而以坊金累閭里義所不安請辭御史壯而許之予之扁曰清節可風而別助盤費三十金其志操之貞白有如此者已頻上公車屢擯南宮而父母春秋高矣知德青雲之念奪於白華遂題柱曰綵服堂前幸喜雙親今八袞紅塵路上不將一日換三公二親繼歿祭塋廬墓一軌諸禮其孝行之純篤有如此者旣塋親

後遨遊五岳求友四海往來峨眉太華太和廬山之間所著有
太白山述悟賦峨眉賦遊吳稿太和稿鞋山等篇不下數十
萬言卽相如之賦太白之詞不雄於此矣老而歸隱梁之釜山
坐九喜榻作八關詩畫三戒圖所著有入聖工夫理學辨疑心
學晦明解省覺錄省事錄河圖洛書論言言著理字字印心卽
藝粥長白不勤於此矣已而研窮易理專注易象猶嫌釜山紛
沓乃去梁之萬縣求溪山中絕往來捐形骸二十餘年超然悟
伏羲圓圖之爲錯文王序卦之爲綜以錯綜二字極易象之變
發千古未發言四聖欲言卽程傳朱義不晰於此矣該臣會同

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巡按四川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王象乾看得舉人來知德學有淵源言稱古昔據其巖居
川觀之節或似嚴邵之蹤而論其註易畫圖之功實出申轅之
上齡踰古稀夏不扇冬不絮望之者輒以爲神仙之侶讀其日
錄有內篇有外篇叩之者知其爲孔孟之徒豈銅梁玉壘之秀
育於斯人而君平老蘇之餘僅一再見知德家食已久絕無一
毫求名之意獨念臣屬境有斯人而不以聞是蔽賢也國家有
斯人而不一用是棄才也臣又查得往例如江西布衣吳與弼
廣東舉人陳獻章俱蒙先朝聘禮赴京授以諭德檢討至今以

爲美談近例如江西舉人鄧元錫劉元卿俱蒙皇上特允儒臣
之薦元錫以病不至元卿授禮部主事爭相濯磨竊謂知德之
學之行在四臣伯仲之間伏乞發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
不謬將來知德優禮錄用庶聖朝弓旌東帛之典不遺於岷巖
而山林抱獨守素之士不填於溝壑其於世道非小補而聖治
爲益光矣等因奉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
到部看得貴州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題議乞錄用
四川梁山縣舉人來知德一節爲照舉人來知德負醇粹質讀
聖賢書孝養一日不博三公隆貴錯綜二字足發四聖精微清

風高節窮且益堅旁搜遠紹老當益壯遠接嚴劄申轅近方吳
劉陳鄧伏在草莽足爲邱園之賁被之弓旌當爲邦家之光蓋
盛世有巢由固宇宙之爲大而明明揚側陋則朝廷自至公旣
經撫臣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及查先年起用舉人鄧元錫欽授
翰林院待詔今與例相合合無將來知德添注翰林院待詔恭
候命下本部給憑轉行本官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太子太保本
部尚書李戴等具題奉旨來知德學行旣優添注翰林院待詔
自命下卽建優哉閣訂易註於中改天元寺爲旣優書院日坐
優哉閣中讀書不輟罕與人接自是始號優齋太史黃公輝書

夏居先生年譜
云先生天資絕人以數十年精苦之力妙解易象破却秦漢以
來未了易案可謂前無古人矣鄭孝廉寄詩云聖明徵詔下梁
州萬里冥鴻未可求九喜自能甘豹霧三公原不換羊裘憑陵
六籍文章富嘯傲千秋大白浮野服黃冠邱壑相圖來政可獻
宸旒族人來時發貧甚鬻子先生捐銀贖之曾孫象豫象有生
萬歷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七十九歲居優哉閣是年春具疏辭官
爲感激天恩恭抒誠悃自分衰朽不堪職任懇乞聖明俯容終
老山林以安愚分事臣由本縣儒學生員中嘉靖三十一年壬
子科鄉試第五名頻年計偕屢試屢蹶因父來朝患足病母丁

氏繼患目疾臣既鮮兄弟遂留家侍養未仕及父母去世臣雖
有欲仕之心已非可仕之年矣夫親存不能仕以養吾親親歿
而竊升斗以養妻子臣不忍也既不忍負吾親而徒仕乃負明
時而徒隱臣不敢也因思先民有言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則講
明聖人之學使其教益明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臣
佩此言遂將本朝纂修五經性理大全日夜誦讀及讀周易見
諸儒皆以象失其傳不言其象止言其理臣愚劣自知遠不及
諸儒但思易乃五經之首象既失傳則自孔子十翼之後四聖
微言秘旨已絕二千餘年矣若不窮究其象則以訛傳訛何以

謂之明經經既不明何以爲士所係世道匪輕臣遂客萬縣求
溪深山中反覆探索思之思之夜以繼日如嬰兒之戀慈母數
年而悟四聖之象數年而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又數年而悟
卦變之非始於隆慶庚午成於萬歷己亥計二十九年而後成
書書既成臣亦自知祖宗以來列聖相承菁莪棫樸之化皇上
繼昭豐芑熙洽之仁有一代之聖君必有一代之經術天意不
借才於異代故臣得窺易於一斑非臣庸愚自能悟易也譬之
鳥鳴於春蟬鳴於秋乃天地化育使之如是非鳥蟬自能鳴也
不然鳥蟬天地間一蠢蠢者安能應期而鳴於春秋哉臣自易

註成後四肢罷敝萬念灰冷不復問人間事矣詎意四川督臣
王象乾貴州撫臣郭子章會薦蒙吏部題覆奉聖旨來知德學
行旣優添注翰林院待詔欽此臣一聞報不勝惶懼臣章句腐
儒樗櫟弱植未嘗不講學而學愧先賢未嘗不修行而行猶鄉
人至於翰林乃名賢侍從之地待詔尤儒臣極榮之選臣何人
斯敢覬於此且臣之齒今年七十有九青天蜀道白首龍鍾雖
犬馬之戀不敢忘於江湖而麋鹿之性終難馳於廊廟伏望皇
上憫臣之老不能出戶庭矜臣之病不能登舟輿臣未嘗効一
日之勞於陛下終不敢虛冒榮銜容臣仍以舉人終老山林庶

臣於舜日堯天之下得遂鳶飛魚躍之性生爲聖世之逸民老
非明主之棄物臣之榮踰於三接九遷臣之感誓於魏草楊環
矣等因奉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四川梁山縣舉人來知德脫屣塵蹤探珠理窟早歲辭榮志
已超於凡近終身純慕孝可通於神明遺世入山謀道何知謀
食希心作聖窮日繼以窮年徹易象之予機本造化安排不假
纖毫之力發錯綜之妙義如義文授受頓開全覺之神叩之而
淵源莫測質之而符合易知舞蹈俱忘神情自得豈天爲明時
興易教乎故爲庖羲生哲人也今者膺薦而典木天酌功非過

陳情而安布素秉志尤真委以杖朝之齡似非出疆之日所有
疏乞相應允從查得天順間臨川處士吳與弼成化間新會舉
人陳獻章幣聘來京卽授諭德檢討等官固辭不赴俱得賜歸
而與弼又令有司歲給月米今來知德學與二臣同遇與二臣
一竊謂功則過之位不逮焉合無比照獻章事例容以原授翰
林院待詔職銜致仕仍照與弼事例有司月給米三石以示優
渥庶朝廷於尊賢之中兼行夫養老之意而知德以樂道之士
長得爲太平之民所以獎恬退而風後進者亦必賴之矣吾道
幸甚世道幸甚恭候命下本部卽令本官一體欽遵施行等因

太子太保本部尚書李戴等具題奉旨是先生仍具疏辭米郭中丞曰毋周之則受先生聞言而止族子來文蔚資性可教苦於貧乏先生命子時升教養於家是年入學衣巾費用俱命時升爲備之曾孫象鼎入學

有上內閣沈三相公書

失載

寧波沈相公覆書云大賢不世出

高蹈巖穴又不易聞聞已而又韜珍蘊奇不爲國家用故世與賢常兩相失也如公非兩臺推轂誰明谷口之英英者然漢終不能屈子陵奈何古人有言藪澤有賢國家之福北海之濱風流自遠不勝西向拜手大作與芳訊敬置座隅以當韋弦惟冀

珍重永齡無疆爲世羽儀

歸德沈相公覆書云讀佳刻知公

究心理學特極精邃真不辱弓旌盛典也旣大疏以高年辭朝廷當曲成高尚耳 山陰朱相公覆書云弓旌之典不行於巖

穴久矣惟公學能窮經行可範俗公車交薦特起清華益昭代之盛典必待人而後行也夫二老歸周古聞其語四公避漢今非其時奈何堅肥遯之貞失觀光之會旣明雅志所不敢奪唯是鴻羽可儀總之有裨於世教也 中丞一齋溫公書云領佳刻極喜聞大易錯綜之說爲從來未有及卒業論學卒旨開我良多何啻面承警欬鄙意學脈須求孟子願學孔子孔子祖述

堯舜實詣總是從人心道心爲從心不踰矩形色天性之學方能內外兩忘以成所詣佳刻所云一貫已得之矣願相與共守此脈終身也近多外人心以求精一則二之矣執事以爲何如承教高尚已遂惜時事方如溺如焚不可強老賢共濟蒼生一動歸心旦暮西歸或他日山中相近猶可覓羽通聞問也 都諫希泉王公書云門下尙志邱園怡情緬素耄齡白髮著述不休如鶴唳九臯鳳翔千仞視世之蛾燭蟻羶鴟嚇腐鼠者何啻逕庭門下辭官辭祿固率淡泊真性非矯也昔叔孫豹稱宇內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門下固身有其二矣騷客詞人所在

不乏惟理學爲尼山正脈萬古常新門下茹苦求溪數十年得郭青螺公名筆表章以故寰宇三尺之童無不知高粱有瞿唐公無不知瞿唐公與吳康齋陳白沙鼎峙國朝齊芳青汗非坤維之盛事者舊之奇邁耶 兵憲翼雲吳公書云覽古巖穴之士負英彩者未必兼操抗志節者未必兼學仰求華實蘊茂卓出人倫千載以來指不屈數先生標凌千仞藻探百代乎纁之辟高卧不起文章道德蓋實兼焉所謂布衣祭酒吾道龍門者非耶又云易之爲書古聖學之鼻祖也講學者舍此皆爲旁蹊曲徑先生竭生平之精力以鑽研而一旦貫通其紹述之功有

開來學而贊先聖者矣 本縣通學生員具呈部院王公欲爲
先生修坊移文行縣先生與縣令書固辭初先生在襁褓時梁
山邑人馮庚爲縣令與典史同入覲撥御郡守五鼓入朝坐蓬
忽寐夢朝中懸出牌云翰林院來某 應得祿米三石鹽十觔
仍赴翰林院回與先生父言之父曰吾兒得長齡足矣安望至
此詎意七十餘年應若符券耶

萬歷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八十歲家居書一聯云天下當太平不
識不知魚躍鳶飛皆富貴身中無箇事辭官辭祿風清月白自
期頤又作呈進易註並謝恩疏二月二十二日偶染疾起卧如

常至三月初一日卧薨不起子孫以藥進乃曰數已盡矣服藥
何爲酣睡不語至三月初六日早忽呼孫許至床前曰我出世
觀化一番生平爲善不爲惡仰不愧俯不忤幸得聞道可以道
遙去矣語絕而逝會孫象復象恒生訃聞當道名公四方學士
靡不痛悼俱有輓章未及殫述

後卜葬於縣西十
五里福德舖附

軼事

先生居父母喪相繼六年不飲酒不茹葷親友或以酒彀強之云
席中無別客無害先生曰余之齋戒非以要譽爲此心不忍也
竟不食

邑志遺

先生因會試不第任京邸六年回不遽入私室必卧於父母榻前

叙寒燠語京中事如此者數十夜然後入私室 邑志遺

人有邀先生飲或遺兄先生鬱鬱不樂竟不往人知其意有請者必先及兄先生每日設酒請兄或無肉止菽菜必盡醉方回兄不言擾先生不言慢有衣食器物兄或用盡與之先生事兄篤厚謹飭卽年至七十禮儀毫不敢苟 邑志遺

先生因不第讀書京邸大有聲名時順慶陳文端公居相徧求禮經名士以傅子玉壘聞而幣聘先生曰大丈夫當自立何趨柵門爲竟辭病不應

先生寓京邸鄰有婦因夫繫獄自獻其身以求濟先生毅然拒之移居別寓友人會試聞其事語於人莫不敬服

先生自求溪回過萬縣友人觴之酷以極濃酒俟醉甚舉至妓家給曰此館脚也置於卧榻半夜酒醒呼盧各妓以實應先生駭然驚起黑夜奔回寓所次日衆友至先生已行矣友人密詢妓曰衣尙未解

嘗買一婢甚拙孺人每過責之先生曰此亦人子也彼若有能決不婢於我矣後婢逃回先生私揭券還之 從邑志刪節

孺人御婢甚嚴先生窺見一婢盜孺人簪隱而不言恐其怒責及

婢歿後方言以釋孺人之疑其度量寬容如此

先生訓子孫只以孝弟節儉爲本不言及貨利又以功名富貴自有分定不可強求

先生家食稍有餘隣里有貸無不應不能償亦不校

人有以書誡先生先生得之微笑而已子孫覓看先生曰爾等涵養未到見之不免有物在心看何益卒以書投火

先生居釜山夜不嚴扃鑰門常不閉人病其疎懶而噓之賊感其

德未嘗犯

邑志遺

先生待人禮儀一毫不苟不獨外人卽子孫或值溽暑深夜必着

衣冠然後令見

邑志遺

癸卯冬先生讀書優哉閣忽一黃冠人請見約遊四海名山先生以衰老辭相與談論者半晌送至溪邊辭別約期以三月初六日再會先生轉思之宛然求溪悟易時夢中人也心竊疑之及甲辰三月先生卒於是日其異如此

與鄉人處和易可掬卽或犯毫無芥蒂於懷有訟先生輒爲勸解閭里多嚮化

見行狀附

先生遊吳過京師古建吾公送先生遊山資不受遊峩眉周東郊公送遊山資亦不受曰鴻雁啄人間粟決不能摩霄

見邑志傳達吾日錄引附

建坊崇祀附

萬歷三十五年兩院具疏奉旨移文本縣修建聘君仁里石坊於
通衢

萬歷三十六年本縣通學生員具呈學道請入鄉賢奉督學魏
移檄仰縣迎至入鄉賢崇祀

萬歷三十七年按院彭 移檄來聘君曠世高士崛起真儒日錄
扶百代淵源易註闡四聖奧秘已入鄉賢崇祀外擬照合州鄒
智事例修豎特祠傍於學宮春秋禋祀庶近聖人之側分俎豆
之馨異日從祀孔庭此其階乎

萬曆三十八年本縣申文學道請給子孫衣巾奉祀奉督學張
移文看得來先儒三川高士一代大儒註易明經有功先聖特
祠薦禮已享苾芬於俎豆春秋妥侑必須子姓之趨踰理合奏
請世奉禮祀外今有嫡孫儒童來象謙文行堪錄准給衣巾奉

祀

國朝順治十七年署梁山知縣彭 將承襲奉祀生員來嗣祖具冊

申文學道康熙元年知縣林 申文請給衣頂恢復舊典奉督

學席 批來嗣祖准給衣頂奉祀不必入考冊也

從祀疏

附

明 劉之勃 巡按

爲真儒之學行久著謚祀之異典尙稽謹約略生平彙進遺書以
備廷議以光盛治事竊攷自有生民而儒道具焉世運人心賴以
長不墜者此物此志也堯舜禹湯以及孔孟而後時汚時隆道
卒無晦而不明之會則以道統之主持代有其君道術之修明代
有其士所以闡幽揚光表章之典獨於斯爲最重蓋示天下後世
以知所宗也蜀有故儒來知德臣自髫齡受讀時便知聞其名而
慕之今幸按蜀親至梁地爲本儒故里井廬依然芳模具在一時
士人若紳若士若民俱能述其流風而歌揚之爰有公呈以請謚

請祀爲言者名筆盈牘臣徧詢之道府州縣靡不稱贊其賢且以爲孟子以後一人也臣隨取其諸刻而細讀之見其議論切實行誼醇正真有非近世諸儒所能及者以彼焚引養親廬墓盡禮則曾閔之孝也以彼不艷富貴修身見世則申轅之節也以彼比物連類窮理立言則韓歐之文也易象錯綜之註殆闡四聖未發之蘊大學格物之解將斷千年不決之根懃懃懇懇探性命于精微辨疑似于毫芒則又朱程之著述也羽翼聖經師表後學功孰有大于是者詳考本儒生于嘉靖四年以禮經中嘉靖壬子科鄉試第五名後因親老終養隱居學道又以先臣貴州巡撫郭子章等

交章薦舉蒙神廟授以翰林院待詔知德仍辭不就位復蒙准致仕月給米三石是知德之生固稟祖宗至治之精而實身承祖宗培溉之澤矣惟易名從祀一事尙未舉行則又神祖聖宗留之以待我皇上者也夫事以久而愈彰論以久而益定今羣書畢進學行備載似可詔集廷臣細加討繹會議舉行或不煩復俟之異日乎該臣再考 孔廟從祀諸賢自七十子而外其續蒙奉進者春秋及漢有左邱明高堂生公羊高等九人隋有王通一人唐有韓愈一人宋有周敦頤程頤程顥等十六人元有許衡昭代已有薛瑄王守仁等四人此皆歷代人主及我祖宗身任斯文見其事于

復元政
一端者以知德之德業昭彰固不在諸賢之下况我皇上之隆崇
理學又當擅帝王之美近見皇上數幸太學表彰先儒既于往代
統加尊優豈于昭代反靳異數固知繼往開來原皆我皇上道揆
中庸正可因知德以志嗜尚耳或有謂時事多艱此事似為可緩
者臣謂亂之所從起正由于不知有孝臣不知有忠正須提名教
以砥礪之則經術所以經世務未始非救時一大機括况知德為
蜀儒臣幸為蜀官官其地知其人而不上聞是蔽賢也則臣之
自處又將何如哉懇乞勅下該部將從祀諡名二事一并議覆將
見聖道大成益昭著于崇儒之際而天下後世俱淬礪于風厲之

條矣其知德遺書所錄自易註大學古本及格物圖解而外頗及
應酬詞語刊字亦不無差訛臣亦不敢削正一字以失本來除止
就原板刷印進覽併送該部備察外臣謹會同巡撫陳士奇合詞
具題臣無任激切懇禱待命之至崇禎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具題

命下因亂
未經通行

初閱梁山邑志全載瞿唐先生年譜疑
非志例詢之友人始知得自手抄慮其
失傳故載於志不必以例繩之矣第志
帙繁富翻閱為難不如別刊專集家有
其書足以觀感興發此端溪 谷樵明
府年譜之所由刊也明府之言曰邑有
大儒坐令一嘖一笑一言一動不彰於

後有司之過邑有大儒不以一嘖一笑
一言一動之教教邑人別求教之之方
有司之愚故其治梁也不設鈞距不採
風聞不改絃而更張善用其因而事理
亦平茲譜之刻將因仁賢之鄉人咸通
邑之仁賢貞良孝秀康樂和親於是乎
在僅曰表章而已哉然茲譜之列雖本

於邑志所益數條又本於家乘至所載
詩文語錄則本於先生內外二集嘗鼎
一臠已知其味况擇焉而精語焉而詳
不啻窺其全豹明府之用心勤矣明府
之牖民至矣復就二集論之演圖開人
譜之先聲同爲理學客問仿解嘲之遺
製終薄法言而均有益於世道人心宜

明府之取材也所惜者鈔本錯訛脫落
未為完書耳譬之獵然前驅舍圍鄉先
生之力也因其力而發蹤指示則屬之
邑父母敢綴數言於年譜之簡末邑後
學刁思卓謹跋



